張文定公養心亭集

張文定公養心亭集卷之五

毛詩說序

漢以來談詩者數十家其著者毛公衛宏匡衡鄭康成孔穎達迨宋諸儒各殫所見然互有得失至子朱子作集傳而聖經之義始大明於世抑古人之於詩何其明且遠也而後之人何其陋也子思孟軻之徒即其一言之近以推妙道精義後世則役志於訓詁章句大義不聞而爭辯於一字之末其弗陋矣乎予少習舉業亦惟章句訓詁是誦是繹雖其心以爲聖經大義亦固在此而殉外規得之意橫乎胷中卒若有所蔽而莫之覩也

及既舉進士則往昔所務始不復留於心平居暇日思
及前言忽然若有所悟雖昔之所朝夕諷詠而一旦旨
趣之新疑若未始嘗接於目者玩之愈久乃益知聖賢
爲人之切與吾之賴乎聖賢者之重悼習俗之迷人而
憣然自悔其昔日之非也於呼讀前言者將以理其性
情焉耳曾是不察而惟外之殉惑矣喪心病狂者赴水
火踐刃戕人則惕然救之性情之不理其患不有甚焉
者耶而莫之自卹可不謂惑乎聖賢憂天下後世之皆
然也是以告之丁寧懇惻無所不至而後之人顧漫不
加省至取以規利祿利祿之既得視爲弁髦而遽棄之

豈不哀哉夫詩志也志也者心之機也定人心之機者莫善乎詩矣學者去其好利之私而絕乎習俗之蔽虛心以誦之遜志以求之一言一事無不反諸其身察之精而養之熟將見居上不驕爲下不倍處常不忒遇變不惑而聖經之義有不可勝用者矣予既悟往昔之非因取諸經讀之詩雖參考衆說而專主集傳察之情性驗之物理間有所見若足以推明萬一者亦錄而識之然又自懼夫興起之易而持循之難也復序其意於首簡將特復覽觀以爲自脩之規云

或曰詩集傳何如曰善哉夫涵泳其辭詠歎其音聲

逆其志於千載之上而不失者其惟集傳乎曰近世有議之者何如曰識庸而好奇鮮不誤矣誤後學誣前賢甚罪之魁乎焚其書焉可也曰集傳其無間然矣乎曰小小文義之間亦容有未合者焉然而纔百之一也曰子何以不辯曰善說詩者達於理其次不害於理玩心章句之末何其陋也

周南

卷耳

或曰卷耳使臣之詩也曰若是則文王之政荒矣我馬虺頹勞孰甚焉酌彼金罍怠孰甚焉云何吁矣怨

孰甚焉怠且怨文王之政荒矣曰以爲后妃則陟罔與徂非其所有事也曰固哉吾子之爲詩也陟彼阿丘言采其蝱非許穆夫人之詩乎詩人之托意者亦罔多矣而何吾子之固也且儀禮鄉飲燕射皆合樂卷耳必有取爾也如子之言豈其以勞瘁怨怠之詩歌於鄉以易民之情而教之慝必不然矣

揭此一條以見集傳之說斷不可更他亦不足悉辯

兎罝

罝兎之時猶肅肅焉則其人可知而亦可以觀文王之化矣昔者曰季識莫鉄林宗識茅容皆於其易忽

而能敬曰肅肅兎罝詩人之善形容文王之化也或曰墨子曰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罝網之中授之政而西土服是詩蓋謂閎夭泰顛曰吾知其爲文王之化耳吾焉求其人

召南

甘棠

記曰武王克商五成而分陜周公左召公右然則召公爲伯在武王之時此詩蓋作於武王之時故稱召伯而其事則文王之時也

小星

程子曰賤妾御於君所正其情志得肆之時而能使之肅肅焉且知命之不猶而不敢怨可謂盛德矣吾於周南召南見天道人事焉夫麟趾言公族皆賢也天下之至瑞也故以終周南而見關雎之應焉騶虞言羣物皆遂也天下之至和也故以終召南而見鵲巢之應焉感禎祥召和氣莫大乎脩身齊家矣

邶

栢舟

序曰栢舟言仁而不遇也孟子亦以孔子當之其必有攸傳矣集傳以爲莊姜之作亦通或曰仁而不遇

胡不去也而委諸不能奮飛何哉曰此或公族之臣兄弟同朝義不可輕去或當時事勢有所未可皆不可考矣

綠衣

曰俾無訧兮猶有規效强勉之意曰實獲我心則我心已適於義理之至當而契古之人矣莊姜之自處未必由勉强而後得然古人作詩必一節深於一節蓋言之序也

燕燕

莊姜蓋曰實獲我心者豈惟古人其在今人亦有獲

我心者如仲氏是也夫見其道而不見其人所以能
不忘先君之思也夫

泉水

集傳諸姑伯姊即諸姬也諸姬娣姪也姑姊不當爲
娣姪毛鄭以姑姊爲未嫁者義亦未通今詳諸姑蓋
年少而隨行者伯姊年雖長然或出於側微則亦居
娣姪之列

二子乘舟

或曰伋壽賢而自戕傷哉曰宣公之召禍雖賢其焉
能禦之

鄘

定之方中

文公其知合渙之道乎易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夫潰散類靡之秋唯宗廟禮樂之重而人心合焉是故樹之榛栗供籩實也椅桐梓漆成琴瑟也而文公之務材非苟然矣

二章

此章與篤公劉義同古人締造必詳覿審擇是以能安且久也

三章

星言宿駕則其勤厲戒飭之意固有勃然興起之勢而秉心塞淵又其興功立事之本也蓋誠實則其於事也慎重而必底於成淵泉則其於謀也宏遠而不忽於細一篇之中皆其秉心塞淵之實也

蝃蝀

大無信也不知命也命在信中

或曰孔子稱鄭聲淫即今鄭風乎曰古之樂有有聲與詞者有有聲無詞者鄭聲今不盡傳其所傳者鄭之淫詩皆是也曰然則孔子之所欲放者而收之於經何也曰樂也者朝夕奏焉以養德者也故放之經

也者所以垂監戒也故不去曰其監戒何也曰足以見爲惡之不可掩焉足以見禍亂之有由焉足以見世變之當救焉足以見人情之不可不防焉若之何其去之曰然則朱子集楚詞不取神女高唐諸詩何也曰三代而上其作者雖或不合於義理之正然其言猶足以成章而可諷咏高唐神女鄙俚褻穢非復楚聲之倫矣不然則以息夫躬絕命之詞矯僞誣天之甚者朱子猶取焉以爲戒而况其優於是者乎是之不問而徒謂惡者之足以戒而槩取焉則今樵夫牧豎與夫娼優俳戲之流終日謳吟而不止者其詞

何可勝載而欲取之以垂監戒可乎哉且太史公稱古詩三千孔子刪爲三百五篇然則孔子刪詩十去其九何獨至於朱子而疑之哉曰季札觀周樂鄭聲與焉鄭聲何以列於先王之樂也曰王政衰而國風變非周樂之舊矣孔子所以惡其亂雅樂也惡其亂雅樂而猶著之使後之人知所辨也或曰東萊呂氏曰詩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鄭不同調久矣故孔子論爲邦欲放鄭聲豈有刪詩示萬世反取之以備六藝乎而朱子辨之曰二南國風房中之樂也鄉樂也

二雅之正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樂也是皆祭祀朝聘之所用者也若變雅則已無施於事而變風特里巷之歌詿鄭衛桑濮又里巷狹邪之所歌者今必曰三百篇皆祭祀朝聘之所用則未知桑中溱洧之屬當以薦何等之鬼神接何等之賓客耶二子之説孰爲當也曰東萊之失前既辯之詳矣抑朱子之言亦有過者蓋變雅變風亦有合於義理之正而可以用諸祭祀朝聘者焉晉志魏武平劉表得漢雅樂郎杜夔傳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詞夫騶虞正風也鹿鳴正雅也

文王頌也而伐檀以變風並列焉而與正風及頌均謂之雅則變風變雅之善者其亦用於祭祀朝聘尚矣樂記所謂鄭衛之音亂世之音者舉其凡而言耳其緇衣柏舟淇澳等詩亦豈必盡爲里巷狹斜之歌而不可以用於祭祀朝聘也哉東萊以詩皆雅樂故謂桑中非桑間而鄭風諸淫詩皆詩人刺淫者之詞朱子則以爲淫者之自作也而謂桑中即所謂桑間二者皆不可考然如予說則亦不必深考矣

王國風

黍離

黄氏曰黍離之爲國風自周太師采詩之時而已然矣周室未遷則其聲天下之正聲也平王遷而東之則其音乃東土之音耳故曰王國風

大車

大車蓋從役者久而不歸思其室家至欲奔逃以去而制於大夫之刑法有所畏而不敢也集傳以爲淫奔之詩夫思淫奔而不遂豈有死則同穴之理哉

吾於王風知幽厲遺虐之烈也知平王之不振也何也其辭哀以急雖阨窮困悲哀之際而往往多不失其正焉此則先王之澤也或曰小序以謂君子于役

君子行役而大夫思之也君子陽陽君子祿仕以全身也采葛懼讒丘中有麻思賢也而集傳悉改爲婦人所作不亦誣乎日序說亦通然詳味其辭意恐集傳爲當耳

鄭

羔裘

彼其之子舍命不渝夫惟舍於命則不願乎其外矣以利害禍福渝其處者不知命者也

二章

上章曰舍命不渝此章曰邦之司直夫不知命則不

能守義而狥已之私故顚倒是非而莫之顧而不知其無益也夫惟舍命不渝者所以爲邦之司直乎嗚呼司直之亡而邦其從之矣

遵大路

序謂此詩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而作今考其辭義牽强不通朱子以爲淫婦爲人所棄故於其去而告之如此其説甚善但不必引宋玉賦爲証耳盖執袪大道而望其不輕棄故舊之好其爲婦人見棄之辭甚明不必援不足據者以爲解也如衛風柏舟朱子亦以其辭氣卑順改爲莊姜之詩亦無不可

但不必曰烈女傳以此爲婦人之詩則反生後人之疑矣

女曰雞鳴

儆戒於易溺之時修治其所職之具而傾意於君子之取友内助之道無以踰此矣

齊

甫田

爲此詩者其知道乎夫五氣之布也萬物之生也未有不以其漸者而况於人乎夫不務其所當然而妄意於其所不可至卒何益矣孟子曰流水之爲物也

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魏

園有桃

天下之事禍成而圖則無及先事而憂則衆以爲驕此士之所以窮而亂亡所以相踵也悲夫

伐檀

君子之用力於世也豈爲食謀哉人類其力而食之是以爲食其力也夫無功而食於人者其亦足懼矣吾嘗觀夫禽蟲之類皆自營以食其養於人者犬馬之屬是也而犬馬有力於人焉若夫雞彘羊豕養於

人卒以養人韓子曰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夫物尚厥而况於人乎

蟋蟀

思其居也思其外也思其憂之謂也樂而思憂非好憂也不蹶蹶則不能休休是故樂而不忘憂唯知幾者能之

杕杜

人情於兄弟少長相狎則不相敬忌是故纖芥即發朝夕相與則交涉者多是故纖芥必計以易發之情積之以必計之勢斯兄弟爲路人矣詩曰嗟行之人

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則夫有兄弟者其爲佽也多矣忘其所怨而思其所佽信乎他人之不如我同父也

曰伐檀志之潔也蟋蟀情之節也陟岵杕杜鴇羽有杕之杜葛生皆人倫之至也凡魏晉之風其爲篇十有九而無淫詩焉吾於是乎見聖人之情矣夫魏舜之都也唐堯之都也故其詩儉以思其聖人之遺風乎聖人知人情之易肆也防患之自微也是故節儉而憂勤夫惟節儉而憂勤者其道可以遠商周之興也用此道也是故周公陳豳風焉孔子曰奢寧儉易

寧戚不遜寧固又曰無遠慮則有近憂其亦堯舜湯文周公之心乎

陳

東門之枌

此篇乃國人刺詩故曰不績其麻市也婆娑亦究丘之意也集傳以為其人所自作宜更詳之

衡門

陳俗淫蕩而衡門之君子獨能隱約如此可謂拔乎流俗者矣泌非濟飢之物而曰可以樂飢食色人之大欲而能不累非自得之深者其孰能之

株林

朱豐城曰衛之亂至於墻有茨而極於是乎有狄之禍陳之亂至於株林而極於是乎有楚之患然則狄非能入衛宣姜召之也楚非能入陳夏姬召之也此所謂女戎也比事以觀可以爲淫亂者之戒矣

豳

七月

章首歷叙天時皆以見陰道之盛長有漸而人當豫爲之備也夫四月盛陽而葽已感陰氣而先秀造化之倚伏人事之幾先微矣哉

鴟鴞東山二篇

事上以忠接下以仁忠與仁理同而名異吾於鴟鴞識忠之道焉於東山識仁之體焉竭吾心而無遺忠也體萬物而無間仁也

東山

予讀中庸至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以為賤者宜所易忽亦必使之預有事焉蓋聖人仁心溥徧自然如此今觀東山之詩字字句句曲盡物情可見聖人之心纖微委曲無不體悉一天之體物而不可遺也故吾於東山見仁之體

周公自言多才多藝亦其曲盡物情故雖於才藝之末亦自有方此詩首章曰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征人情思宛然可想餘皆倣此

讀一篇東山詩一部周禮意思可以想見

破斧

鴟鴞之詩一則曰予未有室家二則曰予室翹翹聖人之心以天下爲其家以畿甸爲其室則其東征蓋信乎四國是皇而哀人之孔將也

陳七月常也陳鴟鴞變也聖人相君之道備於此矣

破斧以下四篇蓋二詩之應也至誠之動物也深哉

吾於七月見王業之有本焉見宰相所以格君之要焉於鴟鴞見聖人憂以天下怒以天下焉於東山見聖人能盡人之性焉於破斧伐柯九罭狼跋見盛德之不可疵焉見人心好德之同而至誠之必動焉誦豳國之風而無興也者其匪人也耶

小雅

鹿鳴之什

常棣

蘇潁濱曰小人易以親爲怨而樂從其疏故此詩每以告之

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孺字意最宜潛玩孺子之於慈母直是渾然天理故其欣慕親洽之意藹然可掬人處一家之間其心少有不和不樂便與孺子意思不同雖勉强和樂畢竟是僞畢竟是失其赤子之心記曰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必是常常和樂如孺子然然後爲無鄙詐此在日用間最可體驗雖切問近思之事而堯舜之道亦只在此故曰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

采微

曰獺犹之故亦以微激怒之

出車

五章之辭集傳以爲室家思念君子蓋承前章意不懐歸而言其意善矣鄭箋以爲西方諸侯喜見南仲亦通或曰士卒願見之詞則士卒蓋從南仲而行者安得有未見既見之云耶不通甚矣

白華之什

南山有臺

曰德音不已曰德音是茂蓋於頌禱之中寓戒勉之意也

蓼蕭

惟孔燕豈弟之人能宜兄而宜弟也

予於鹿鳴白華之什知古之君臣之交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故君臣之交治平之道也自鹿鳴以下之詩廢而尊君卑臣之法行尊君卑臣之法行而天下無善治

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事雖有內外之異而其所以體恤親敬以通羣臣之情則一而已夫是之謂以道治天下夫是之謂以天下爲一家古之聖王以天下爲一家所以維繫聯屬久而愈固也

彤弓之什

六月

藍田呂氏曰北伐之事所以自治者常優暇而有餘而所治於彼者則簡略而不盡

采芑

集傳以路車爲戎路然詩言路車有奭又曰約軧錯衡則是金路非戎路也其芾佩亦非戎服和鸞亦非戎馬而於南征言之者孔疏以爲方命將與在軍不同曹氏以爲方叔克壯其猶如後世諸葛武侯之親戎服之類未知孰是

吉日

序曰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
其上焉雖非詩本意亦自可取

祈父之什

祈父

集傳具兩義以作此詩者爲六軍之士則從征固其
職事但怨於久役而云云耳以爲司右虎賁之屬則
是禁衛之士不當從征故怨也箋曰六軍之士出自
六卿法不取王爪牙之士大抵六軍與禁衛之士皆
得稱王之爪牙二說不可考矣

斯干

兄弟至親其勢至易離也故友于兄弟人之至德家之至福也安樂吉祥皆肇乎此矣此詩普及兄弟之相好而終之以子姓之賢善頌善禱無以踰此

二章

張老之祝曰歌於斯哭於斯此詩但曰爰居爰處爰笑爰語非張老之所及矣

八章九章

道理本近易三百篇詩皆聖人所錄故其言皆含蓄醞藉斯干之詩末二章不過平平說人家可願事耳而充其義則天地位而萬物育

無羊

一代興治之君其心必常憂勤惕厲其事必皆周旋縝密故天地之和氣亦應之而畜牧蕃息焉此詩終之以豐年而人衆意蓋如此夫歲豐而人衆乃天之所爲而人君之所感也衛風曰秉心塞淵騋牝三千魯頌曰思無疆思馬斯臧蓋畜牧之善可以占邦家之勢而見君上之心是以詩人咏之

正月

視天夢夢之時而知其終克有定可謂能知天矣然天豈有未定之理特以其時之未至而疑之耳如堯

之於四凶待舜而後去之豈堯未定而舜有定哉時焉而已矣

雨無正

疑此詩暬御之臣作於幽王流彘之時者也觀二章四章可見凡百君子各敬爾身盖以儆三事大夫三事大夫邦君諸侯也戎成而無禦之者故不退饑成而無饋之者故不遂

六章

當是時王之所信用者皆不可使之人故咈其意則遭上之怒順其旨則衆以爲從怨也

小旻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羣聖哲謀[illegible]之見也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肅乂之德[illegible]

小宛

此篇與小旻詞意甚類恐一人所作

二章三章

思先人而憂傷則自愛之心不容已矣思天命之[illegible]畏則自脩之功不容不力矣

三章四章

日月易逝則將來之事不可期時世異常則外至之

禍不可測是以當儆惕於夙夜而啓訛於卜筮也此詩辭氣憂傷激切讀之令人惕然所謂明哲保身者與

小弁

小弁之怨覩舜於我何哉之意地位逈別

何人斯

不愧于人不畏于天非謂人可無愧蓋甚言天之不可不畏耳

四章

彼何人斯其爲飄風之暴亂無定也且彼不欲見我

則豈無遠我之路哉胡不由之而又逝我之梁則真若飄風之攪人矣盖飄風飄忽妄行撓亂萬物故以爲比

谷風

卒章之比其意可玩盖方造化生育萬物之時而其間有不免於萎以死者則是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而况於人乎

北山之什

小明

在朝之臣雖正直是與則其反覆者不足畏而勤勞或

可息矣蓋作此詩者或以正直見忌陷於後使久而
不召故以此戒其所知之僚友而望之

楚茨

朱子曰此諸篇在小雅而非天子之詩故止得以公
卿言之蓋皆畿內諸侯矣

又曰自此篇至車舝凡十篇似出一手詞氣和平稱
述詳雅無風刺之意序以其在變雅中故皆以為傷
今思古之作詩固有如此者然不應十篇相屬而絕
無一言以見其為衰世之意也竊恐正雅之篇有錯
脫在此者序皆失之

甫田

攘其左右嘗其旨否古之人親洽其下一至於此

桑扈之什

桑扈

輔漢卿曰四章雖皆頌禱之詞然亦寓期望戒勵之

意

鴛鴦

輔漢卿曰下之禱上但極其情而不述其德[illegible]不敢

有擬議焉者敬之至也

二章

鶺鴒在梁戢左翼以相依舒右翼以防患仁義之性根於天也

頍弁

君子於兄弟親戚念死喪之無日而相見之無幾則乖戾懟嫉之意消而親愛之情不容不至矣

角弓

常人之情明於責人暗於責已故相怨一方舉世人情之釁端也受爵不讓未有不至於亡而斯已者毛氏曰比周而黨愈少鄙爭而名愈辱求安而身愈危

都人士之什

都人士

綢直如髮言其髮之綢直如也

大雅

文王之什

文王

自文王之德言之則其孫子本支百世固其宜也而天命靡常則有不可恃者矣是故殷之先世亦常克配上帝矣至紂而遂失之可不畏哉或曰虞殷自天何謂也曰此聖人喫緊爲君之詞也蓋天之福善禍淫其應如響度之殷之廢興則可見矣於此不知所

以度之則不知畏天不知畏天則不知念祖不知念祖則不知敬德以自遏其躬矣周公所以警戒懇至如此凡有天下國家之責者其致思焉

大明

或曰言文王受命而歷叙太壬太姒者何也曰天地合德而百物生焉夫婦合德而百福興焉既醉之詩曰釐爾女士從以孫子故福莫大乎得嬪偶之賢然非有德者無以致之而其來非一日矣周公以是戒勉成王亦欲其齊家以及天下耳

下武

求等也康誥曰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蔡傳引此詩爲証而曰爲等匹於商先王也或曰作而求乎世德未知是否

生民之什

生民

既曰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而又曰胡臭亶時云者其意若曰上帝之居歆不于其香之始升而于其無罪悔而以至于今耳

卷阿

天子至尊庶人至卑既曰媚于天子又曰媚于庶人

其旨深矣夫君天下者將以牧民而已也媚于庶人則媚于天子矣

板

天之牖民與帝度其心意同此詩屢言天之可畏其儆戒之意可謂深切著明矣後世儒者窮經至於白首而於天人之際皆莫能悟蓋自科舉學興從務記誦章句爲干祿計而莫知求實理之所在以聖賢懇切爲人之言視爲芻狗筌蹄是以終身誦之而不察也豈不哀哉

常人之情動輒役於私意其發於中則爲驕吝見於

外則爲夸毗終日舉動不出乎此

蕩之什

抑

九章

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固惟哲人能之然亦温恭之人天理有以勝其客氣是以聞善而能入也此章首之以温温恭人維德之基者意蓋如此

武公反己自修之意何其切而至也予朝夕誦其詩未嘗不惕焉而懼

雲漢

呂東萊曰宣王小雅始於六月言其功也大雅始於雲漢言其心也無是心則無是功矣

烝民

或曰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然忮害之心人亦有之何以爲性善曰忮害之心人亦有之則可謂人皆有之則不可曰其有忮害之心者非性與曰天下之至不仁者莫如盜嘗聞諸盜矣攻焚刼掠靡所不爲遇仕者旅於途將刼之問其姓名知其素廉吏也從而禮貌之又爲之護衛而遣之然後知人之爲盜困窮之陷溺其心也人欲之害之也夫地得而移之

欲得而害之者亦其性之昏且弱故也然而好德之心固在則可以知性之本矣而况其不爲惡者乎孟子論性善而証諸烝民之詩善言性者也

昭假于下而仲山甫生焉亦猶文王之詩王國克生之意也有天下者宜致思焉

明邦國之若否乃與相職業之大端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是以能之則其明哲保身非若後世隱忍糢糊依違避就以誤人家國者之所爲矣

首章言天生仲山甫厚於衆人而有以全其德二章遂言山甫之德亦維盡物之則而已三章至五章言

其德之見於事者六章言其獨能舉夫懿德以應首章之意而七章每懷靡及之一言則其所以進德修業之本也

瞻卬

匪教匪誨時維婦寺非婦寺而匪教匪誨者何哉

五章

此章備言幽王之不道皆所以殄瘁邦國之實也後世亦未有不由此而亡也

六章七章

天之降罔既多且迫而又無人焉以圖之則邦國之

殄瘁卒亦無如之何矣亦安得而不憂且悲哉卒章猶冀王之法祖以回天意其忠愛懇惻之情可謂至矣而幽王猶且維是之胥忌焉亦獨何哉三復是詩令人悲憤激衷而不能已也

召旻

陳止齋曰風始於周南召南而終以邠雅終以召旻是以周召始終也劉安成曰此詩居變雅之終而卒章慨然懷文武召公之盛蓋亂極思治之理亦猶下泉之終變風與思按亂極思治天運之常而亦乘人心悔禍之機也是故易終未濟書終秦穆悔過之言

皆聖人之微意

周頌

清廟之什

昊天有成命

密毛氏曰寧也集傳曰靜密也蓋密有微密秘密之義惟寧靜則微密而不露秘密而不泄故以爲訓轄氏以爲詳密之義者非也宏密皆以基言蓋昊天之成命甚大成王所以積累而承藉之者宏深而靜密則其爲基也廣而固矣廣則有容固則可久

時邁

集傳春秋列傳曰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以享元侯也韋昭注云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即周禮九變之三也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劉安成曰時邁思文皆周公所作而周禮九夏亦制於周公固可以時邁爲肆夏思文爲納夏矣至於執競則昭王以後之詩而乃以爲韶夏左傳國語之註恐難盡信

臣工之什

豐年

濮氏胡氏謂此詩有烝畀祖妣之辭故以爲年穀始

登而薦宗廟之樂歌劉安成曰序以噫嘻爲春夏祈

此詩爲秋冬報載芟爲春祈良耜爲秋報朱子初用

其說今此集傳乃其改本於彼三詩傳文及序說旣

皆不取小序獨此篇於序說亦謂其誤而傳猶用序

意者舊所改有未盡與按載芟集傳謂與豐年詞意

相類而其用應亦不殊又謂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

芟良耜等篇即所謂豳頌則固蜡祭之詩而非宗廟

之樂歌矣但序說以小序爲誤恐傳寫之謬耳

閔予小子之什

閔予小子

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則成王固已明見武王之道而不自滿假矣此其緝熈單厥心之本也

敬之

此即虞廷勑天之命唯時唯幾之意周召格君之功於是爲大後世君臣莫知以是相戒未有不與亂同事者也

魯頌

閟宮

曹氏曰司常言日月爲常王建之交龍爲旂諸侯建

之僖公雖行郊禮而猶以龍旂承祀出明堂伏祈云

魯公日月之常祀守于郊者遠矣

何休云白牡殷牲也周公死有王禮謙不敢與文武

同也

王臨川云魯頌之辭備而夸

商頌

烈祖

嚴粲云補傳曰言烈祖而云嗟嗟簡朴故也若周

頌則言於穆於皇近於文矣

長發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格遲遲
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與周詩所言文王受命之
意若合符節人之所以事天而天之所以眷顧乎人
者蓋可知矣

張文定公養心亭集卷之五

張文定公養心亭集卷之六

春秋說

專主胡傳凡胡傳所未安者辯之公穀左三傳之說有勝於胡傳者取而易之胡傳之說未得聖經本旨而疑莫能辯者則姑置之

隱公一

元年

春王正月

夫自曆象授時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四時十二月唐虞夏相傳萬世不可易也商周

易歲首以子丑月行大政發大號而月數仍舊也四時之屬於十二月者無易也是故前乎周以丑爲正書元祀十有二月知月不易也後乎周以亥爲正書元年冬十月知時不易也建子之月非春明矣易臨之彖曰至于八月有凶當二陽之浸長憂四陰之將盛是文王於建丑之世而係易同建寅之月也易大傳曰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是孔子於建子之世而傳易同建寅之時也詩豳風所稱七月九月一之日二之日小雅所稱四月六月之類周頌臣工維暮之春皆夏月夏時也周禮冬日至祀圜丘夏日至

祀方澤季春出火季秋納火仲夏斬陰木仲冬斬陽
木十二月斬氷仲春始蠶正月始和布治于邦國都
鄙禮記月令汲冢周書所載皆夏正也論語暮春者
春服既成孟子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無非
用夏正言者詩之鑿氷納凌獻羔祭韭與周禮藏氷
開氷略同春秋桓十四年春正月成元年春二月襄
二十八年春三月書無氷皆以氷政不舉書以譏之
耳書螽於夏秋賊苗也於冬不蟄也莊二十八年冬
書大無麥禾歲終計公私之蓄也周不改月經凡言
月皆夏月也周改歲經凡言歲皆周歲也正歲十二

月令斬氷言正歲在十二月之前者以十一月爲歲首也一失於左丘明再失於孔安國鄭康成三失於杜元凱而諸儒遂爲改月之說遷就强合而終不可通則左氏之誤之也且杜氏謂左氏親受經於仲尼今按左傳終敘韓魏趙共殺智伯事去獲麟已七十二年臘祭始於秦而左氏謂虞不臘矣故朱子以謂秦時文字甚明也惡得爲受經於仲尼哉且僖五年春正月日南至是左傳之正月非經之正月也左氏蓋以周建子改月故也然昭二十年春二月亦書日南至將復以周爲建丑乎其不足據審矣雜記孟獻

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謂所卜之吉日至也循孟子云日至之時皆熟也襄七年夏四月卜郊不從孟獻子曰吾今而後知卜筮郊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郊宜其不從也然則日至而郊周天子事也啓蟄而郊魯諸侯事也正月日至非冬至明矣是故明乎商周未嘗改月數也而孔子春王正月之義昭昭矣四明程氏辯說尤詳宜備考而識之

夏五月

鄭伯克段于鄢

左傳曰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得聖經之旨矣胡氏以爲不言弟以甚鄭伯之惡非也如言弟不亦愈甚鄭伯之惡哉晉侯殺世子申生宋公殺世子痤天王殺其弟佞夫甚其惡矣鄭伯之惡非不甚也而段亦不爲無罪故曰鄭伯克段于鄢以交罪之

秋七月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天王至尊宰天王之大臣也惠公諸侯仲子其妾也書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據事直書而

其失同昭然矣胡曰於賵仲子則名冢宰於楚成風則王不稱天其法嚴矣愚謂如此則天王使家父來求車天王使王季子來聘固褒之耶聖人之用心必不若是之瑣瑣也或曰然則稱宰咺何也曰或咺即其字或史失其字而名之皆不可知矣且是義也歸其賵於天王而其使者與其受者之非固不待貶而見矣且以宰咺為貶辭則於天王若無貶焉者以文害辭孰甚於此或曰其或稱天王或不稱天何也曰王係之天明王者奉若天道也不稱天省文也謂王之不道而去其稱號以貶之夫人知其不可也胡氏

之說誣聖人者亦多矣

公子益師卒

不日史失之也胡氏必求其說則鑿矣

二年

三年

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事親者必察其親顏色之喜怒天象其吾父母之顏色乎春秋紀災變其旨深矣

三月庚戌天王崩

天王崩而會葬若無事焉異哉東周之君臣也君臣之

道亡而春秋作

四年

五年

春公觀魚于棠

聖人其天乎隨物賦物天無容心焉據事書事聖人無容心焉其體公故其用直其用直故其道顯天與聖人一也凡春秋之有貶辭者非聖人貶之也蓋事有理辭有義以是事加是辭于其實而已矣故孔子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矣夫聖人之取義于辭豈有所容其心乎哉如曰衛州吁弑其君完弑大惡也春秋

之所甚罪焉者也然下殺上曰弒固其實耳而聖人何容心乎如曰公觀魚于棠則曾無一字之貶而隱公之失固見公羊胡氏指以爲譏何哉微言以諷曰譏婉詞以刺曰譏春秋何譏之有公觀魚于棠聖人不加一詞焉而妄以爲譏乎凡春秋言譏者皆非也

六年

七年

滕侯卒

程子曰不名史闕文也

八年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家氏曰王一而已可不名諸侯衆也烏得不名汪氏曰亦所以紀遠近辨同異也胡氏以爲示君臣尊卑之等繫矣

九年

十年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書法與四年會宋伐鄭同其自專也故不稱公子如稱公子則若隱公之寵之矣是以義不得而稱也公羊以爲隱公之罪人胡氏以爲制之於未亂者於義

雖通而皆非聖人之本意矣或曰何謂也曰使翬不爲弑逆則其帥師伐鄰國寧無罪耶是故知非聖人之本意也如曰翬不氏先期也使隱公而知此義則兵柄不至下移而有以制之未亂云耳則猶庶乎其可逭也今胡氏之說若以夫子專爲翬之將弑逆也而貶焉者是以知其謬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程子曰戴鄭所與也鄭戴合攻盡取三國之衆其殘民也甚矣此說是也胡氏以爲一舉而兼四國殆非也

十一年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桓公一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年

滕子來朝

滕侯爵也此曷為以子稱哉先儒謂為時王所黜其然乎胡氏曰惡其首朝簒弒之君降而稱子狄之也此其不然審矣善乎朱子之言曰使聖人惡其黨惡

則貶其一身足矣然終春秋滕皆稱子則其子孫何罪而貶之耶且當是時大國滅典禮叛君父務吞并者常書公書侯不貶而此獨責備於不能自存之小國何聖人畏强凌弱不公之甚乎程沙隨曰春秋時小國事大國其朝聘貢賦之多寡視其爵之尊卑滕壤地褊小故甘自降而爲子以子禮事魯于其子孫弗變故終春秋之世常稱子聖人因其實而書之耳雖朱子亦善其說愚亦以爲非也藉滕以子禮事魯亦祇以其地之褊小不足以給事大之禮故耳而其號之受乎先王者初未嘗革也聖人何爲而子之

甚哉曰王政之不行於天下久矣况猶能黜陟諸侯哉謂爲時王所黜不亦誣乎曰詩不云乎上帝甚神無自瘵焉言周王之暴而不可近也周王之在當時於强大諸侯莫可如何至於國小勢弱者則猶恣其睚眦以自張其號令故春秋降而書伯書子者幾滕薛杞三小國而已其爲時王所黜復何疑哉或者以謂春秋天子之事故往往賞罰黜陟諸侯焉此又悖謬不經誣聖人之甚者夫聖人作春秋因事以命辭因辭以彰義義彰而失得見失得見而命討之義固已寓乎其間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若謂聖人秉天

子之柄而於春秋乎行黜陟賞罰則二百四十二年之間簒弑悖亂長惡不悛者公則曰公侯則曰侯聖人未聞有貶焉而滕侯區區以朝會一事之失得貶爲子及其子孫數世而不宥聖人之賞罰其顛倒錯亂亦甚矣其何以示萬世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成宋亂者亦據其實也胡傳曰不書大夫華氏猶爲有隱亦非也旣曰成宋亂盡之矣又何加焉

秋七月杞侯來朝 杞當作紀

胡傳以滕子等來朝爲貶其爵故於杞侯來朝曲爲

之辭夫畏齊吞滅而求弒逆之人爲之主獨無罪與

凡小事大弱事强其爲有畏等耳凡諸侯來朝或月

或不月因魯史之舊文或曰諸侯來朝禮乎曰非禮

也隱公十有一年滕侯薛侯來朝胡傳之說備矣凡

聖經之據事直書不貶而失自見者類如此後之儒

者瑣瑣焉以巳意求之是以言愈棼而義愈晦也

三年

春正月

公子翬如齊逆女

隱之世翬再帥師不稱公子翬自擅之也桓之世稱

公子桓寵之也故公子之稱不稱顧文義當然耳讀春秋者循其文而義自見如觀造化者循其跡而理自明嗚呼自有春秋以來能觀聖人之心者鮮矣

四年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名糾非貶也詳志之耳以魯桓尸國而天王使宰來聘異哉其爲王也異哉其爲宰也四年不具四時闕文也七年放此

五年

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甲戌下當有闕文

六年

七年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諸侯不生名其名之何穀鄧遠也遠至則曷爲詳其名遠國盟會赴告或不相及故因其來朝而誌之然則無貶乎言來朝則其失見矣

八年

天王使家父來聘

春秋稱名稱字因史文之舊非以為褒貶也胡傳於是乎必求說焉曲而不中迂而愈晦紛紛而益泥也胡傳以為不名不名其臣則王不稱天以示貶也今家父不名而王復稱天故曲為之說且吾夫子周王之臣也王之不極減損其名稱以示貶焉罪孰大於是是夫子作春秋欲懲僭亂而適以其僭亂教天下也而可乎且以宰相而書名為貶則以大夫而書字為褒矣是使後之為臣者歸其責於一相而阿諛苟從肆行而無忌則胡氏之說啓之也況賡歌所謂股肱云者則泛指翊贊之臣而胡氏引之不亦迂乎書曰天

王使家父來聘義不待解而明者後儒鑿之至罪其鑿

十百言而其義益晦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不言使專罪祭公夫昏禮之重者莫重於逆后矣而人臣遂之境外棄禮孰甚焉故不言使然而使之得以遂之者非王其誰哉亦何假言使矣

九年

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或問魯夫人則稱夫人姜氏至自齊天王后則稱紀季姜歸于京師卑者尊之尊者抑之何也曰惡在其

爲尊且抑也春秋魯史也魯內也故魯夫人之歸曰至非王國之史也王國外也故王后之歸曰歸既曰歸則上不當冠以王后豈有已稱王后而復言歸者耶且既曰歸于京師則其爲王后不言可知矣不曰紀季姜歸于京師將何如其書哉後儒紛紛之說尚不知屬辭之法其何以議聖經或曰其書之何也曰逆后大禮而人臣遂之於外則疑后之不至也故書之或曰胡文定毋儀婦道之說如何曰迂

十年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桓公三

十有一年

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來戰于郎稱齊侯衛侯鄭伯固以見三國之君躬爲暴於會矣故其盟于惡曹則人之人之者略之也曷爲略之惡之也奪爵之說非聖人之意矣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罪宋也然則祭仲無罪乎身爲貴卿而執於人辱矣況爲之偷生以亂國乎烏得無罪哉然而不名者足以明稱字之非褒稱名之非貶矣

十有二年

十有三年

十有四年

十有五年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稱世子當嗣也蓋曰嫡庶之分甚明而亂之者突耳

宋莊耳祭仲耳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皆微國故稱人略之也

十有六年

十有七年

十有八年

莊公一

元年

不書即位

二年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莊公於其庶兄寵任之過以成其弒逆故書曰公子慶父張之也至於會齊伐衛則忘父以叛君衛朔天子之罪人而欲納之是叛君也罪不止於縱臣子而已故溺不書公子

所以賤溺也賤溺而莊公之罪著矣

三年

公次于滑

何事而出何因而以何故而止君國秉刑而舉動若是焉能爲有焉能爲亡

四年

紀侯大去其國

傷紀侯也何傷爾勢不敵也天下有道則興滅國繼絕世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郱鄑郚之遷酅之入滑之次垂之會襄公滅紀之由聖人書之詳矣其罪不待葬紀伯姬而後著也胡氏之說鑿矣然則葬紀伯姬何以書曰傷伯姬也亦傷魯也父讐之不能復姑姊妹之不足以庇則何以君國矣

五年

六年

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王人子突救衛非褒也亦非貶也何以言之救衛正也救者正則伐者不正矣雖然諸侯為亂於下王不

能討而徒救爲亦足以知世變矣故曰非褒也亦非
貶也稱子突因舊文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或曰衛侯朔入於衛齊小白入於齊其旨同異曰侯
有國者之稱也既曰衛侯則衛固其所有也然不曰
復曰歸而曰入于衛者以朔之不當侯衛也小白未
爲齊侯因亂而出入于齊吾之也故說春秋者不以
文害辭
七年

八年

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甲午治兵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秋師還

一事也邀陳蔡之說非矣胡傳義繫于郎之說亦非

經旨

九年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夏公伐齊納糾

盟于蔇納糾也齊渝盟故伐之

齊人取子糾殺之

張氏曰稱齊人者廢去之際殺生予奪寄於當國大

臣之手齊大夫始以糾爲先君之子而盟欲立之及桓公得國又不從議親之辟以赦其罪而必殺之是故稱齊人焉

十年

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齊師伐魯不書責魯也齊魯之讐也而求爲之定嗣焉罪矣又不以義乃奉少而奪長敗而致伐宜矣故止曰公敗齊師于長勺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君子一國而人得以之而歸至辱也義不主於稱名

是故覃子不名其辱一而已矣

十有一年

十有二年

十有三年

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四國稱人意當時大夫之從而至者衆也夫伯者之功罪按其事而自見何待曲爲之說哉胡氏以爲與齊之能安中國故書爵恐四國之無王故書人夫法家擬罪必分首從使聖人賞其首而誅其從則其悖謬甚矣

十有四年

十有五年

十有六年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按公羊傳作公會恐當從之不然會之渝會渝盟多矣獨何諱于是

十有七年

十有八年

十有九年

二十年

二十有一年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說者謂桓二年滕子來朝以其首朝弒逆之人故貶侯爵稱子至其子孫而弗易鄭突躬爲弒逆而終始書曰鄭伯何耶說春秋者以是例推之則聖經之義庶乎其白矣

二十有二年

夏五月

孫氏曰未有以五月書首時者下文有脫事耳臨川

吳氏曰四訛爲五也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內事不書公或承上文或忽其事若曰是不足以煩公云耳先儒胡氏謂諱其事夫魯事可諱者多矣獨奚諱於是

二十有三年

莊公四

二十有四年

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

逆女常事書之逆非所逆也至自齊見齊姜之後至

大

魯自文姜之亂弑其君而制其子陰禍極矣於是哀姜至而大水天人之感疾矣哉

二十有五年

二十有六年

二十有七年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葬大夫非禮也友於是乎伸私好焉而稱公子侍貴也使其臣侍其貴私交於外而無所忌者非莊公也

與

二十有八年

二十有九年

三十年

齊人伐山戎

遣將伐山戎而獻戎捷則以齊侯之命故伐山戎稱齊人獻戎捷稱齊侯耳燕周之分子也貢職不至罪矣然而非山戎所得而伐也桓公方受方伯之命而可以無討乎是故救燕伐戎而命燕君納貢于周者逮師責也於桓何病哉

三十有一年

春築臺于郎

夏四月薛伯卒

薛侯爵稱伯時王黜之也義見桓二年滕子來朝

三十有二年

閔公

元年

二年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文姜齊女也孫于齊齊父毋之國也故去其姜氏絕

不爲親禮也哀姜亦齊女也孫于邾邾異姓之國也故不去其姜氏蓋曰女子父母沒則不得歸其所生之國而况於其異姓者乎故不去姜氏其義甚明也而胡氏則曰降文姜也夫以婦人而肆爲淫慝賊其宗廟社稷之主而莫之忌其罪尚可以輕重言哉而又何降乎曰降文姜者惑也

僖公一

元年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凡書以歸者歸其國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杞伯

逆叔姬之喪以歸是也哀姜旣以罪孫于外而齊人討之當是時未知魯人之受其喪與否其勢不得遽以歸魯也及魯請而歸之故曰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而不曰至自夷可見矣然則齊人之以歸義乎曰非義也然則當柰何曰殺而委之於夷可也故曰以者不以者也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夫人氏云者猶言舅氏毋氏也不言姜齊姜姓也故不言姜絕之於齊也絕之于齊則齊得而討之矣魯之受之也禮乎書孫于邾薨于夷齊人以歸則亦絕

之于會矣絕之于會而會受之非禮也然則當柰何

日即其死所而葬之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言用者見禘之用爲致夫人也

九年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穀梁子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鑿也其君之子云者罪克也罪克則曷爲不言弑其君獻公之卒未久也卓何以言之卓之立更歲也故不得而不君之也然則奚齊卓子其當立乎曰不當立不當立則曷爲罪克克而上告諸天子下告諸方伯聲奚齊卓子之僭亂討而殺之迺重耳而立之則克爲勳臣於晉矣不如是而專殺焉故書法若此或曰穀梁之說

不亦得聖人之微旨乎曰聖人之言不若是之隱曲也且卓猶夫奚齊也奚齊不與其爲晉君之子而卓則與之爲晉之君聖人之心不若是之頗謬也或曰齊舍之大未更歲何以稱君曰舍正也故未踰年而成之爲君奚齊不得而擬之矣舍事見文十四年

十年

十有一年

十有二年

十有三年

十有四年

春諸侯城緣陵

蜀杜氏曰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不曰城夷儀而曰城邢以國言之者善之也城衛城杞不曰衛杞而曰城楚丘城緣陵以邑言之者惡其專也

十有五年

十有六年

十有七年

十有八年

冬邢人狄人伐衛

廬陵李氏曰衛知有桓公之命而不知長子之不可

奪其伐齊也亦所以救齊但不審於義耳

十有九年

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嬰齊名者孫氏以爲遂失國也胡氏則以爲著其罪夫春秋諸侯以罪執者多矣鄭伯莒子邾子之執于晉皆不得爲無罪然而不名則胡氏之說窮矣凡春秋稱侯稱人義各有當不可以一例求也如胡氏專且濫之說則晉侯執曹伯畀宋人執戎蠻子歸于楚楚子執宋公其罪豈特專且濫哉然而不稱人則胡氏之說又窮矣

二十年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不書公以是會不足以煩公也諸國稱人其大夫也然則公何以往會曾近齊齊侯與盟公以爲不可不往也然則何以不書齊侯書盟于齊則齊侯可知也鄭何以叙楚之下鄭已朝楚於是乎從楚而至也

二十有一年

二十有二年

二十有三年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杞之稱子時王黜之也詳見滕子來朝之下

二十有四年

僖公四

二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朱子曰諸侯滅國不名此蓋因下文書衛侯燬卒以致傳寫之誤是也

二十六年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胡氏曰諸侯之祀無過其祖批其說是也曰夔子以非

罪見滅故不名其說非也然則不名之義云何曰邈

楚之別封也蠻夷之國故略之

二十有七年

二十有八年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楚新昏於衛會方與楚故戍衛於是晉伐衛買不足以拒晉故不卒戍而歸力不足也公因而刺之以說於晉楚其說于晉則以戍衛爲罪而歸之買也其說于楚則以不卒戍衛爲罪而歸之買也故書曰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可謂深切著明矣左氏之說若

以買本無不卒戍之事乃曾假托以說于楚者果若是則當書曰以不卒戍刺之今無以字則知其爲據事而書也胡氏不得其說乃自如一以字而曰刺未有書其故者而以不卒戍刺之則知買爲無罪矣其意則是而非所以論春秋之書法也或曰如子之言不卒戍爲據事而書則罪固在買而不在公耶曰如其兵力不足以庇衛則如勿戍况其戍衛本欲以媚蠻夷之主乎故知始而戍衛終而使之不卒戍者皆僖公之爲之也一舉而衆惡備矣

夏四月巳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

師敗績

楚稱人子王也則非貶矣

二十有九年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孰會乎會大夫也何以不書略之也曷為略之惡其會之煩也且以諸侯之大夫而上盟王子于王城之內又僭也左氏以為公會非也何以知之列國皆大夫而會獨以君往無是理矣

三十年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魯人春秋未嘗報聘於王於是晉以尊王爲名故畏

而報聘耳此其所以汲汲於如晉也魯之不競不亦

宜乎

三十有一年

三十有二年

三十有三年

文公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殽之役晉無故而敗秦故彭衙之戰書晉侯及惡召禍也謂之晉志胡氏曰晉不諭秦而與戰故書晉及夫春秋以被兵而戰者衆矣其書及者鮮矣固皆諭以辭命不得免而告於天子方伯者耶顧獨於晉是尤吾不知其說矣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昭穆之義汪氏言之備矣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外兵非君將皆稱人胡氏以爲貶非也則無貶乎彭衙之役書晉侯及秦師戰秦師敗績則已甚矣而又

伐之不貶而惡自著也

三年夏五月王子虎卒

王臣無卒者卒王子虎則魯之失見矣不必以不書爵爲貶也廬陵李氏曰後十四年星孛之變又載叔服之言而胡氏引之則固以叔服與王子虎爲兩人矣與此自相悖不可曉也

四年

夏逆婦姜于齊是必有說意傳缺其事耳

晉侯伐秦

凡稱侯稱人義各有當不可以一例求也此稱晉侯

專罪晉襄也一言而聖經之義白矣或曰三年書秦人伐晉則秦得無罪乎曰孟明與有罪焉故稱人

五年

六年

七年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晉方及秦戰而其臣有奔秦者晉必有失舉焉耳其失舉謂何使先蔑逆公子雍失也長偪而中背焉又潛師以敗秦趙孟之罪大矣或曰秦晉何以稱人曰外師非君將皆稱人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諸侯不叙大夫不名略之也曷爲略之以大夫而强

會諸國之君其事則可略矣

八年

文公二

九年

春毛伯來求金

程子曰家父致命以徵車故書王使毛伯風魯以求

金故不云王使是也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𦵏襄王

天子莅以微者往會則不書不弔不莅則不書以得臣會莅而書爲其得禮乎曰魯君不往使卿焉是莅諸侯之禮也以禮諸侯之禮禮天子禮乎哉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有五年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來盟爲國謀也宋昭失道華孫懼難而來盟能其官
也故曰司馬其自請也故不曰使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是舉也不道甚矣而稱齊侯則知凡稱人者不可皆
以爲貶也

十有六年

十有七年

十有八年

宣公

元年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臨川吳氏曰河曲之戰及今八年豈有不用命之罪八年而後討哉必胥甲以他事取惡於趙盾故見逐耳

二年

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大棘之戰鄭來伐宋不書書宋及宋可伐也已負其可伐而欲距人是造戰者宋也是故元年不與晉之救宋也不與宋之伐鄭也而討賊之義嚴矣

三年

四年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臨川吳氏曰左傳不足據者多矣夫歸生貴戚之卿必有所不獲於新君者因宋之有邪謀陽爲畜老憚殺之言而陰實假之手也故書法如此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齊崔氏出奔衛

書崔氏以族奔也許翰早辯之說近於鑿矣

楚子伐鄭

稱楚子據其實也而楚莊躬肆暴横之罪著矣胡氏之說何其辭之費也傳稱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而經削之者以謂不足爲輕重也不足爲輕重者晉自不競耳惡在其不以楚爲罪哉

十有一年

十有二年

楚子圍鄭

高氏曰封陳侯者非楚本謀也不善而能改故雖滅書入與鄭平者楚本謀也不爲利誘故雖入書圍是也胡氏以爲與其能討亂賊而宥其他罪則大非聖經之旨矣春秋不以功掩過不以惡廢善

十有三年

夏楚子伐宋

書楚子據其實也非予之也何以明之楚恃其力以爭陳於中國無所可與也

冬晉殺其大夫先縠

邲之敗先縠尸之雖死有餘罪矣然兵敗餘年而後討又釋趙旃魏錡而獨族誅縠則縠必有辭于晉矣赤狄之召不召未可知也罪之累上以此胡氏之說無乃求之過乎十四年衛殺孔達則胡氏得其說矣或曰若是則先縠孔達之罪惡乎見曰以是爲易見也故無誅云爾夫刑殺人君之所當慎况以加於大夫一毫未盡未可逃罪而况著晉衛之君者耶

十有四年

晉侯伐鄭

此稱晉侯胡氏始無所用其說乃曰直書其事而義自見盍亦盡以此說施之春秋則辭不費而大義白矣

十有五年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穀梁子曰人者衆辭也平稱衆上下欲之也是也胡氏曰貶非也其所以責華元子反者皆所謂吹毛而求之疵者也夫能以忠信感人而利社稷也何尤或曰不亦有貶乎曰有然宋之不競楚之暴猶待於貶耶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陳氏曰滅國以其君歸皆稱爵如楚人滅弦弦子奔黃楚人滅胡以胡子𦍩歸楚人滅胡以胡子豹歸第言奔者不名之以歸者名之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前年滅赤狄潞氏荀林父帥師至是滅甲氏及留吁士會帥師然而稱師稱人則君臣皆任其惡也

大有年

何以書幸之也亦惜之也蓋曰幸而僅有此耳

十有七年

十有八年

甲戌楚子旅卒

四夷雖大皆曰子周班爵之制也或以爲春秋黜之非也楚之稱王非周王之所予也夫子亦不得而予之也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歸父席其父篡立之私寵於魯終宣公之世其如晉也名曰張公室實欲以自張耳啓釁召寇將實尸之春秋書曰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蓋以罪魯人逐

之之遜而於歸父無取也胡氏以區區之禮而謂其志於仁其輕言矣夫

成公一

元年

二年

取汶陽田

外歸魯地宜曰歸此不言歸非其意也魯復其故地宜曰復此不言復非魯之能自復也是與也晉實以命齊而魯得之則其言取也無以易矣胡氏據孟子而曰魯地方百里者五使汶陽而不在封域之内則

魯不得而有固也然而夫子書取之意未若是之遠也果若是齊在當時其地大於魯遠矣汶陽之不在其封內審矣而後六年書歸之于齊則齊獨得而有諸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盟而魯與必先書公胡氏以為尊內非也春秋魯史也主魯事故先魯君耳曰尊內是不知屬辭之法而妄以其私見窺聖人也甚矣春秋之後傳者之無人也盟會不書公則曰諱又不得其說則曰從同同凡

此皆大亂聖經歷千餘年而莫之破其惑也且以是爲從同同而不復貶也則前此不書公屢矣何獨至於是而後從同同也豈諱於小而不諱其大也乎或曰子之說柰何曰大其事則書公略其事則不書公皆非有與於美惡何以言諱不諱

三年

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鄭小國也又比楚畏而從楚其情猶可矜也魯宋衛曹大且遠猶置盟焉獨何罰於鄭且晉能抑楚則鄭自內附何以伐爲已之不反殘民以逞又舍其強而

弱是婈惡亦著矣故此書爵書伐亦唯實之據耳或以爲有詞于伐而予之失之遠矣

四年

五年

六年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是役也晉鄭伊洛之戎陸渾蠻氏皆在獨書衛意衛之請于晉也家氏曰不予晉人率蠻夷而攻中國也非也借曰不予則備書以著其罪何害乃舍晉而罪衛其必有故耳

七年

吳伐郯

此稱國狄之也後進稱子意者吳不修職貢嘗見黜於周王故不曰伯而曰子然四夷雖大皆曰子恐仲尼無是法也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有一年

十有二年

十有三年

十有四年

十有五年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執曹伯是也盟然後執非也

十有六年

十有七年

十有八年

襄公

元年

二年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虎牢不係之鄭罪諸大夫之專若無鄭然也二十年戍虎牢係之鄭起下文楚公子貞救鄭也胡傳曰虎牢鄭岩邑也不能守而使他人得城之所以責鄭也然則春秋爲夷狄之黨謀矣春秋謀夏不謀夷是以知其謬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有一年

十有二年

十有三年

十有四年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其稱人者何微者也微者則齊人宋人何以叙鄭衛之卿之上覇國叙諸侯視其國强弱而不顧周制屢矣獨奚疑於是

十有五年

十有六年

十有七年

十有八年

二十年

二十有一年

二十有二年

二十有三年

二十有四年

二十有五年

二十有六年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其稱人必微者耳左氏以爲晉趙武宋向戌未必然

也何以明之使宋而向戌也則先鄭矣宋必未命之大夫故後鄭鄭良霄卿故也然則晉人何以先鄭晉伯國非宋比也左氏宋後至之說非與夫左氏者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者也或曰晉宋稱人爲其恥孫氏與也鄭子產新得政而鄭伯爲衛侯故如晉則鄭固不爲孫氏故良霄獨名殆非也

二十有七年

二十有八年

二十有九年

吳子使札來聘

稱札夷狄之國未命之大夫皆然楚之椒秦之術是
已而劉氏胡氏皆以為貶焉不亦遠乎且季子以讓
國而貶則夫簒逆之徒將何以加之使爲其賢也而
皆異其名稱則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賢者亦多矣而
夫子之異其稱者何寥寥也夫使札來聘春秋書之
著異之始加禮於中國豈暇區區爲人物評哉且讓
國之事後此且三十年茲於其來聘而預寓貶焉聖
人之用心亦過矣或曰季札之讓其得失可得聞乎
曰是固非達節者也抑以札之智亦必有見焉耳胡
氏曰春秋達節而不守者也固也然及其待人也雖

守節者宜亦與之矣不然舍其以堯舜盡責天下則亦難為人甚矣安在其為忠恕也武王之伐紂也奉天命而答人心也夷齊者扣馬而非之且耻食其祿以至於餓而死使非孔子賢之幾餓而不貽強慢僻戾之誚哉孟子曰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異哉後儒之論何其迂而不達也

三十年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不書魯大夫疑有缺文非諱也何以言之成宋亂書

公會何爲獨諱於此

昭公

元年

三月取鄆

不書伐莒乘莒亂而取之言易也以爲爲內諱者非是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

廬陵李氏曰展輿以國氏程氏謂罪諸侯之與其立則似晦也展輿既立踰年而成君其不書爵則既絕之矣若又不書莒何以見其已立乎陳佗以討賊書

亦係以國則展輿之係國不必求他義也若州吁無

知被討而不係者則上文已見矣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此圍弑也而書卒者何春秋於是乎傷世變之愈極也弑逆之爲變亦極矣然本國既以卒赴而莫之討列國亦聽其赴而莫之詰彼此恝然相與視爲常事而不復爲以隱也則世變之極又益甚矣故曰春秋於是乎傷世變之愈極也胡氏曰略其篡弑以扶中國篡弑而可略也春秋其奚以作爲也無寧勿作春秋以爲中國諱乎夫子之刪詩也存衛之淫風以著

其滅於狄之由焉其作春秋褒也書卒而春秋之季所以篡逆公行日以相尋以至於亡且滅者其故亦昭然矣是豈不足以懲創萬世之人心而何待曲爲之說哉

二年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有一年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

楚既誘殺蔡般又將滅其國殘其臣子惡莫有憯於是者夫人之所不能忍也當其時以九國之師聲大義而抗楚解蔡濟矣而胡氏爲之辭曰心欲救蔡而

力不加則無惡也唯其昧於澶淵稱人之義故於此

不得其說遂强爲之辨而不自覺其謬耳且胡氏之

說行春秋之大義隱矣夫心欲救蔡特以力不加而

止春秋遂無譏焉是以力不以義也陳恒弑其君孔

子請討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當是時寧

暇計其力也哉率天下之人而不果爲義者必胡氏

之言矣

十有二年

十有三年

十有四年

十有五年

十有六年

十有七年

十有八年

十有九年

冬葬許悼公

君弒賊不討則不葬此書葬何止之自伏其罪也曰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則止固已伏其罪矣書葬文何疑乎胡氏引穀梁之說以為累及許君者殆亦迂

矣

二十年

夏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范氏曰曹君無道致會出奔非會之罪故書公孫賢之也胡氏以爲爲賢者之後諱鄸矣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齊豹爲衛司寇公孟得以時奪而復之既不能守官又不能去則其爲亂也稱盜何疑焉諸家之說皆非也

二十有一年

二十有二年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劉子單子之以王罪也抑亦有不得已焉耳然而稱以者見景王之召亂與王猛之不足以自克而劉單不能預弼天王以正國本罪皆著矣

三十有二年

定公

元年

春王正月

三十有二年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周自平王東遷世居王城子孫據之逮其奔也餘黨猶在故敬王畏之而留居成周成周周公遷殷頑民之地也此書成周惟其實耳何以不書京師書京師則未知其爲王城與爲成周與而春秋之志晦矣胡氏以爲等於列國則尤甚誤夫子作春秋以正名分而夷京師於列國則何以責諸侯大夫矣或曰黍離何以降而爲國風也曰王者之政不及于天下黍離

一方之音也不謂之王國風而何若京師則王者所居名號之所在正唯春秋之所謹者夫子何爲而去之哉此其曰成周則有別於王城非故降之也或曰京者大也師者衆也敬王之時不足以當此故不曰京師而曰成周亦唯其實焉耳曰未有代德則王者之名固在何以不得言大天下之所宜從之何以不得言衆借曰猶黍離之意而降之也則隱公之初已不得稱京師矣乃至明年猶曰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豈不穿鑿謬妄厚誣聖人矣哉

哀公

元年

楚子陳侯隋侯許男圍蔡

汪氏曰楚昭圍蔡未足爲善胡氏拳拳於復讎之說所以啓高宗耳而非春秋之本旨也

二年

三年

四年

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傳曰公孫翩弑之也翩非微者而書盜傳或失其實也凡傳有失實而經有闕訛求其說而不得則君子

有關疑焉或曰胡氏以爲變文書盜以辭有國之君其意不亦善乎曰吾未見其然也春秋見弑之君其亡信義棄禮文莫有甚於蔡昭者矣然而不書盜弑則吾未見其然也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書葬者已得夫盜而殺之也

五年

閏月葬齊景公

孫氏曰譏變常也喪事不數閏月

六年

七年

秋公伐邾八月已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經義甚明而胡氏爲不諱之說斯爲附贅懸疣矣且

魯之歸邾子益也畏齊故也惡在其爲去惡而不積

平

八年

吳伐我

不言伐我其鄙者師至城下不在鄙也

九年

十年

公會吳伐齊三月庚戌齊侯陽生卒

卒陽生疑與楚子麇同吳臨川以爲當時吳師在齊而公卒故遂以爲弑耳其意亦善胡氏之説附會甚矣

十有一年

春齊國夏帥師伐我

直曰伐我以國言之也郊外曰鄙師迫於城下則不可以言鄙矣或曰八年吳伐我以城下之盟也今齊師及清涉泗耳何以不言鄙曰左氏稱戰于郊冉求曰一子帥師背城而戰則固迫於城下矣或曰胡氏

曰言伐我者欲其省厥躬之義〔其意固善〕子何以不從曰魯之被伐其當自省者亦多矣而獨反求於是則餘皆可以無自反乎且春秋魯史也故稱魯曰我必若胡氏之言使後之學者因是而求之聖經之義幾何其不滅裂也

張文定公養心亭集卷之六